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五十三回 海潮三劫鎖仙牢 孫臏法遭泥神像

卻說臨淄城外，五個海潮，五個南極、四個孫臏，大戰一處。那瞭望的齊兵嚇得目瞪口呆，交頭接耳，呼兄喚弟的亂講道：「這事真真古怪，為何竟有許多同樣的人。你們看看，那個是真，那個是假呢。我們當了數年的兵，上陣也有幾次，從來未有今晚交戰有趣。」你言我語，暫且不提。且說海潮與南極戰了多時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得了他的寶，又裝他幾位散仙，還在此戀戰幹什麼。」即便招呼了四位門徒，一齊招展金光，起在空中，竟往秦營而去。南極見海潮敗走，一齊假意大喊道：「好海潮，你盜了我們法寶，走往那裡去，務要趕上擒回。」一齊駕起雲頭假意追趕一回，即轉臨淄去了。這裡海潮老祖與四個門徒，喜欣欣來至蘆棚上，早有五老接進坐下。此時天將明亮，秦皇及一班文武聽信。海潮老祖便對眾人將劫牢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秦皇聞言大喜，海潮老祖便將先天袋提在手中道：「可恨南極老祖，拿了我家門徒，今日我也捉了他幾個散仙，且把他拿出來打一打，然後與他換回眾門徒，再定計與他們算賬。」便把先天袋拿在手中，方欲打開袋，說時遲，來時快，孫臏在臨淄念了解決咒，海潮老祖手中的先天袋就變了形，竟是一個空袋了。兩根沉香拐變了兩根竹條。竟將假先天袋往下一抖，抖出幾個紙人。眾人只嚇得目瞪口呆。秦皇道：「如何是個破口袋，老祖卻偷了回來。」海潮暗下自看一回，再聞此言，哎喲一聲：「氣殺我也！」往後一仰，咕咚一跤跌倒。

眾仙看見，忙上前把老祖扶起。可憐把個萬劫不壞的老祖，直氣得面目更色，半晌歎了一口氣，兩目一睜，又叫一聲道：「我何有面目回山掌教，我定與南極子、孫臏誓不兩立。」忙取虯龍劍在手中，即就出了秦營，要去交戰。五老忙忙上前攔著，笑臉叫聲老祖：「暫息雷振之怒。我想孫臏遇五行、金砂、誅仙陣與攢天箭、混元陣、五雷陣，他吃老祖的虧也不少，老祖今日卻被他戲弄，未吃甚大虧，且不要與他交戰。如今我們想個計較，定要成功。」海潮聞言，便反身坐下，雙目望著五老道：「列位帝君，有何妙計，可以搭救眾家門徒，以報今日戲侮之恨？」中華帝君道：「兩次劫鎖仙牢，卻是單絲不成，孤掌難鳴，況且又被南極、孫臏早有防範，以至不能成功。今晚我等五人齊進臨淄，前去共劫鎖仙牢。若是南極、孫臏沒有準備，就是唾手可以成功。若是他們有了準備的，我等五人各用先天法寶，頃刻之間把他那臨淄城化作灰滅煙飛，縱然南極、孫臏有法力也難顧，只可自顧，何暇去救得別人。」海潮聞言大喜道：「貧道也去奉陪走走，若是南極、孫臏等有了準備，你五位與他們動手，貧道自然可以去劫鎖仙牢，搭救眾家門徒。」五老帝君齊言：「正妙。」秦皇便吩咐承奉官，擺設素筵，與眾仙在蘆棚上宴飲。待等三更，去臨淄城行事。

且說南極、孫臏與眾仙，回至文華殿，與眾仙笑談海潮老祖偷去假先天袋之事，孫臏笑道：「海潮老祖在秦營，不知羞恥到怎樣？待弟子算他一算，看是如何？」南極道：「廣文言之有理，你且算他一算，快些看看，他又要作何事，做什麼計較奇謀來救他眾仙門徒，等我這裡好安排。」孫臏答應一聲，連忙掐指一算，就知道了。忙對南極老祖道：「海潮老祖此番再來劫鎖仙牢，非同兒戲，只因他在秦營內被秦皇嘲笑一場，心中懷恨，今晚與五老齊來。若劫不得鎖仙牢，他們五老各要祭先天之法寶，要把臨淄城化為平地。」南極開言道：「他們老羞變成大怒，又怒了五老兒。若別的方法我出家人到不怕他的，最怕祭出他的法寶來。」散仙齊道：「怎麼五老的至寶，這等利害，掌教就不能破。難道掌教先天袋、龍須扇俱不能抵得什麼？」南極道：「列位有所不知，五老的至寶，縱然三教聖人下山，亦不能奈何的，何況我出家人。」眾位仙真問道：「他的寶貝是何等法寶？」

南極道：「列位有所不知，他的神通，比不得凡人。他自家修煉，與天同壽，與日月同明，此乃五方稱為五帝，五老執掌五行之尊，金木水火土之精氣，呼吸所練，是以五行為元辰。東華帝君執掌是東方甲乙木，木能生火，木為先天，火為後天，木為現在之木，逢金即克，後天之火遇水就滅，只有先天之水，土不能掩。混沌之前，天乙生水。洪荒之世，上下皆全，收來不滿一勺，放之則彌六合。此乃先天之寶，自生自治。東華帝君若用他之精氣，借水生木，用泰山之土來治他的水，用土生金，以金生水。至於南華帝君執掌丙丁火，木能生火，火能生土，火為先天，土為後天，火為現在之火，遇水即滅。後天之土，見木即陷，已有先天之水，金不能傷他。就是混沌之前，天生水，水即生木，此乃先天之寶，比不得山林出產。上接天淵，下透重泉，唯水一枝，占盡浮沉世界，名為裡娑羅，是彼之精氣所煉。他若祭此寶，只怕東方的枝木相引而生，瞬息之間，就遍處俱是枝木，無容針之地，又何可破。西華帝君他執掌庚辛金，金能生水，金為先天，水為後天。金為現在之金，遇火即化，後天之水，見土即淹。只有先天之土，見木不能陷。混沌之前，天乙之後，混沌之後，二氣分形，清者為天，濁者為地，地生萬物，此乃西華帝君之元辰。他若祭他的先天之土，頃刻之間，萬里地方皆被土埋了。北華帝君執掌壬癸水，金能生水，水能生木。金為先天，術為後天，水為后土。現在之水，遇土即淹，後天之木，遇金即折。只有先天之金，火不能化，混沌之前，天乙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能生土，土能生金。他祭起他的精氣所煉之金刀，則天下鋼鐵兵刃之物，因數而至，誰人破得盡他的金。中華帝君執掌中央戊己土，火能生土，土能生金，火為先天，金為後天，土為現在之土，遇土即陷。後天之金，火見即化。只有先天之火、水不能滅，混沌之前，天乙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離地之金，成三昧文明之象，此乃先天之寶。若是中華帝君祭起他的寶，只怕滿城皆為灰煙矣。況且他們至寶相生相剋，若用先天之水，去破他先天之火劫，又反動了他們的水。若用先天之土破他的水，又反動了他們的土。故此三教聖人，也不能破他先天的法寶。」

孫臏聞言，便對南極道：「弟子細想，五位帝君，若不至於十分不得已的地步，也不宜用他的這先天之寶。如今弟子倒有一計，若海潮老祖與五位帝君，再次來劫鎖仙牢，若是劫不去，一定是用先天法寶的。這個臨淄城，自然難保，即宜預策其對付。不如將計就計，又戲弄他一回。今晚三更時候，眾仙長可在文華殿陪著老祖坐談議論。待弟子去鎖仙牢，須要如此如此，他見無人防備，自然不肯下此毒手，亦可以救燃眉之急。」南極笑道：「此計甚妙，事不宜遲。」遂命王禪，王敖，白猿，毛遂：「你四人先到鎖仙牢中，待等交至三更時分，眾仙真人俱送入西偏殿裡，你四人小心看守，不可疏失，使他臨期不便推算。」

四人領命去了，只等三更時分，即便行事。孫臏辭了南極老祖，出了文華殿，便叫值官旗牌過來了，問：「城中可有多少的古廟？」內有旗牌稟道：「離禁門不遠，有所三清古廟，年代最久。」又問：「裡面塑的神象可多麼？」旗牌說道：「塑像多得很，共有二三十尊。」孫臏使叫旗牌：「你與人即去，抬十五尊泥身，來到鎖仙牢交令，不可有誤。」旗牌聞言，忙去邀伙伴，回到三清廟中，抬了十五尊泥像，來至鎖仙牢前，交令不表。

且說蘆棚中五老與海潮老祖，看看將到三更，海潮老祖與五老道：「帝君你們此番前去劫牢，休要又中了他們的詭計。你們何不算算看，有防備沒有？」「他們定然有看鎖仙牢的，我等此去，南極總有提防，不消說得。」海潮老祖道：「南極、孫臏詭計多端，他們去了兩次，或者提防人在別處，你們算算看才好起行。」中華帝君聞言，使掐指一算道：「齊在鎖仙牢中，不會又往別處。」自古占卦問卜，俱是因問一件事，算一件事，若是中華帝君依海潮聖人問南極等定什麼計，自然就算得出來。只因問真人俱現往何處，此時候將交三更，眾位真人是住在鎖仙牢。海潮老祖與五老，也不再算，俱大喜，一齊出了蘆棚。各各上了腳力，齊奔臨淄。半空中收住雲霧，各閃慧眼往下觀看。四門上靜悄悄並無一人，只有幾個軍士，在窩鋪值更。五位帝君與海潮老祖，俱各暗中欣喜，遂道：「南極、孫臏既無準備，我等此來，原為了劫鎖仙牢之事，搭救眾位仙真。即今沒有準備，自然可以動手成功，不必施用先天法寶了。」海潮老祖道：「雖然如此，或者他們有的埋伏。」五位帝君齊道：「老祖只管前去劫了他鎖仙牢。沒有埋伏罷了，如有埋伏我們與他動手，老祖你只管前去打劫鎖仙牢，救出眾位真人就是了。」六人在雲中商議定計，就落將下來。

此時已交三更已久，南極老祖與孫臏早已安排得停停妥妥。他們六人便先住文華殿來，隱住仙形，往裡面一看。只見南極老祖與眾位散仙，在那裡坐著，講他劫鎖仙牢的笑話。再不見王禪、王敖、白猿、毛遂四人。海潮聖人聽見南極老祖羞笑於他，心中大怒，即欲挺劍上前相殺。就有五位帝君忙忙攔住，悄悄說道：「老祖且勿動手，吾們是來劫鎖仙牢，他們怎肯輕放，未免又有一番

相鬥，又要一場大戰。驚動於他，且有準備，不如先去劫了鎖仙牢罷。」海潮老祖無奈，只得忍性同著五位帝君，齊望著鎖仙牢去。海潮老祖道：「方才文華殿，不見王禪、王敖、白猿、毛遂，他四人看守就容易多了。」說罷，已到鎖仙牢門口。將符用開鎖法把鎖開了，無一個人影。海潮老祖便忙搶上一步，先去揭鎖仙牢門的符，手把門推開。只見裡面黑暗暗的悄然無聲，正舉步往裡面走去，只聽得一聲吆喝：「什麼人敢開鎖仙牢的門。」海潮老祖與五位帝君，各吃一驚。忙暗中一看，見是孫臏跨著青牛，似飛如箭而來，五位帝君各上仙禽，上前迎敵。五老一齊說道：「孫臏休得無禮、有我五位帝君在此。」孫臏看見五老將近上來道：「好大膽子的五個老頭兒，又來搶劫我們的鎖仙牢了。」舞動雙拐，衝將上來。五老大怒道：「你可渾身是膽，也敢與我們動手。」便一齊舉動如意，把孫臏圍住廝殺。海潮見五老把孫臏戰住，四面八方無人接應，心中大喜。忙念真言，用虯龍劍往上一指，就起了一股金光，照著牢中。海潮催孔進了牢，只見十五家門徒，俱坐在牢內。便一聲吆喝：「眾門徒快跟出家人出去罷。」只見眾門徒紛紛駕雲起在半天之中。海潮作法念咒，就顯出一條金橋，與眾門徒立上，便如飛望秦營而去。五老看見，齊提起飛禽，冲天而起。此時眾位已到了，也一齊駕雲來趕。

五位帝君跨的是飛禽，眾仙騎的是走獸，自然趕飛禽不上。五位帝君趕上海潮老祖，一齊進入秦營。這裡秦皇與一班文武，在黃羅帳上明燈亮燭的，專事等海潮老祖與五位帝君回來。只見半空中落一座金橋，站著海潮聖人及其十五位真人，隨後五位帝君也落將下來。海潮老祖便把無極圖一提，金橋就不見了。只見十六人一齊腳踏實地，同步上到黃羅帳，來見秦始皇。秦皇即忙離坐相迎，一齊見禮，按次而坐。只見十五位真人，都默默無言，隨眾坐了。秦始皇即便吩咐排素宴上來，與眾家仙長賀功慶祝。又命金子陵、王翳與十五家真人把盞。

金、王二人領命，忙至十五家真人席前，酌上了酒，滿臉陪笑，齊叫一聲：「師兄，為弟奉聖旨代勞大師兄，此杯是你先飲。挨次而飲。」只見混天真人瞪著雙眼，低頭不語。金、王二人又到第二三位真人跟前，俱是一樣。合營大小官員，俱各駭然。海潮看見如此，說道：「眾門徒在鎖仙牢被鎮得日子久了，故有昏迷之形，你們取一杯水，等我出家人與他們退了魔法，自然清醒了。」秦始皇聞言，忙命奉承官取過水一杯，奉與海潮老祖。老祖接在手中，取出虯龍劍來，念動咒語，使一口法水，對著眾真人噴去。達一面孫臏在臨淄城內，要想念解法咒，不料海潮老祖倒代他念了。只見一陣狂風，就地捲起，滿營中燈火盡皆恍功，兩班文武俱吃了一驚。金子陵、王翳二人定睛一看，說聲不好，大家一齊翻身亂跑。正是：

失溺多因無意，
有心聽變稀奇。
非是眾仙無目，
忘察只貪便宜。

一時間眾位真人俱變了本相，把個黃羅帳就相似古廟一般，也有拱手含笑的，也有怒目橫眉的，也有垂眉的，也有撚發的，沉沉默默，坐在燈影之下。合營齊道：「變了，變了。」

海潮老祖三劫鎖仙牢眾真人，目今又劫了此寶。海潮與五老早已看見，只氣得目瞪口呆，秦皇忙道：「快些走罷，孫臏妖法又來了。」轉步就走。海潮忙上前攔住：「賢皇休得驚慌，有出家人在此。」秦皇道：「老祖休得兒戲，孤吃虧不少了。百官快些走罷，看他活動起來，損兵折將呢。」海潮老祖真羞得面紅過耳，啞口無言。五位帝君道：「賢皇不必害怕，這是泥胎。焉能活動。」秦皇道：「不會活動，如何跟得海潮老祖進營。孤家心上實是被他嚇碎了幾次，快些打發他出去。」正鬧之間，天已大明，海潮老祖就命人：「把這些泥胎，一個個全打碎，往外抬去。」秦皇連連擺手道：「不要惹出禍來。即便送出去，還怕他作怪。你要打碎了，就怕得罪了，惹出禍來，作起古怪事來，這些道士只怕敵不住他那些泥胎。」便令王翳與金子陵：「快，多點幾十名軍士前來，把這些泥胎抬出去。」金、王二人，忙領了三十名軍士，著兩個人抬一個，就把十五個泥胎天尊抬出營去。王翳說道：「抬是抬出，只是抬到那裡去？」金子陵道：「少不得尋一個古廟，抬到那裡就是了。」軍士開言道：「這處大隊西北角上，離此有三里路，有一座古廟。」金子陵道：「就抬到那裡罷。」一個個抬著泥像，到像那裡敬神進廟一般。正走之間，猛聽得一聲牛叫，眾人一齊喊叫一聲：「呵唷不好，孫臏來了。」三十名軍士，也顧不得看看孫臏在那裡，便一齊回頭就跑。金子陵與王翳也吃了一驚，回馬就走，又加一鞭，飛走回去，奔大營而來。金子陵與王翳在馬上與軍士個個回頭觀看，那些泥胎的天尊，也跟將下來。一個個心魂不在，軍士們叫救命，金子陵亦喊道沒命了。